

1104



桐鄉文史資料

沙孟海題



第十四輯



桐乡文史资料

第十四辑

桐乡市抗日战争史料

(二)

(内部交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浙江省桐乡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五年七月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

专 辑

目 录

桐乡市抗日战争综合史料·····	王解冲	(1)
日寇对桐乡县城的蹂躏·····	杨永琪 沈祖绳	(16)
桐乡县遭受浩劫损失录·····	曹文琪	(20)
屠甸地区被日寇焚毁房屋情况·····	范雪森	(27)
亭子桥劫难录·····	董能勋	(29)
濮院石条街被毁实录·····	毛云庆	(32)
日寇在中沙渚塘的罪恶行径·····	郭金才	(34)
八木留治郎制造的乌镇惨案·····	张森生	(37)
羔羊菜农 石门遇害·····	袁瑞荣 汤新林 钱永琪	(41)
日寇在石门的暴行·····	沈才毛	(42)
终生难忘的 1937 年 11 月 23 日 ·····	丰蓉赓	(45)
日伪统治下的苦难生活·····	陈祖铭	(48)
烧残劫后吊南日·····	佚 名	(50)
我的苦难和见闻·····	李玉昌	(52)
童年的磨难·····	冯振华	(59)
我的一次遇险记·····	张志新	(64)
劫难杂录·····	沈海清	(67)
城门口的遭遇·····	严占春	(74)
日寇对桐乡工农经济的破坏·····	杨永琪 沈祖绳	(77)

沦陷时期濮院商业经济的衰退·····	施有义 胡达怡 (79)
日寇对沦陷区社会的毒化·····	王润源 (85)
回忆在桐乡的抗日战斗·····	余坚忍 (88)
《游击日记》一则·····	余坚忍 (107)
战地诗十五首 ·····	余坚忍 (109)
日寇对竺林庙伏击的疯狂报复 ·····	张梓荣 (113)
62 师攻入梧桐的一次战斗 ·····	梧桐文史组 (116)
中共崇福地下联络点的建立 ·····	吴子元 (124)
对解散省政工二队的抗议之歌·····	(127)
塘北游击组的抗日活动 ·····	吕孙才 (128)
参加朱希部队侦察敌情 ·····	王 俊 (131)
爱国主义教育激励我毅然反正 ·····	孙英杰 (134)
《塘南半月刊》对灵安反正军的一篇访问记·····	
·····	范雪森 (137)
智杀濮院炮楼日寇哨兵 ·····	张松林 (139)
金尚遗诗选录 ·····	金文楚 (141)
烽火连八载 弦歌未曾辍 ·····	沈昌均 (143)
对塘南办事处的一点回忆 ·····	毕鸿年 (153)
石门的抗日群众组织 ·····	徐才勋 (155)
乌镇青年服务队的抗日活动 ·····	王 俊 (157)
后盾社的建立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嘴脸 ·····	李邦庆 (160)

回忆在浙西干训团的暑期受训	丰 桂 (162)
桐乡县政府的递步哨	张志新 (166)
《民舌报》、《桐乡抗卫》及其他	朱半侯 (169)
回忆《战号报》	芦 漪 (177)
乌镇的《火花报》	沈佩铮 周颐年 (179)
濮院的抗日宣传活动	孙禹平 (181)
乌镇抗战时的两次文艺演出	沈佩铮 (183)
群众对 62 师的支持	沈振声 (185)
崇德、桐乡县政内情六则	丁 宁 (187)
杀死日寇形成的地名	潭才洪 (191)
石门几个汉奸、密探的下场	沈才毛 (192)
纪念抗战诗一首	郭学耕 (195)

桐乡市抗日战争史综合资料

桐乡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王解冲 整理

今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日。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一次全民族的抗战，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是战争史上的奇观，气吞山河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中华民族的悲壮史诗，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战胜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光辉典范。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候，联系桐乡实际，重温这段历史，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深入贯彻“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方针，同心同德，建设桐乡，振兴桐乡，繁荣桐乡，坚定不移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桐乡的沦陷

中国的抗日战争发生在三十年代。但“冰冻三尺，非一

• 1 •

日之寒”，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由来已久。

从地理上来讲，日本是我们隔海相望的东邻，面积和人口只相当于我国的四川省。从政治和经济上来讲，原先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不可能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19世纪中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迅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强国，使它具有了对外侵略扩张的条件。中国的情况恰好相反，不是发展而是加剧衰败，就不可避免地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主要目标。早在1894年，日本就挑起甲午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强占去台湾和澎湖列岛。1900年参与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与其他帝国主义瓜分在中国的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它的野心越来越大，进一步把中国列入它的势力范围。1914年8月，借口对德宣战，派军队强占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1915年1月，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到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称霸世界，进一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进攻，占去东北全境。1932年1月28日，又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因此，到1937年7月7日发动“芦沟桥事变”，再也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事件，而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的开端，是日本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日本自恃工业比较发达，军事实力大大超过中国的优势，妄图一举灭亡中国。“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就迅速侵占北平、天津，进攻绥远、山西、河南、山东，8月13日，又出动30万兵力进攻上海，企图“三个月解决中国问题”。当时，国民党军队表现了一定的抗战积极性，但由于实行的是一条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因而在日寇进攻面前，处处被动挨打，形成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溃退局面。

那时的崇德、桐乡两县，因地处沿海，“八·一三”以后，就受到了战火的蔓延。9月9日，就有一架日机，飞到濮院，投下两枚炸弹。9月28日，又有一架日机，飞临屠甸，被驻军击落。日航空兵大冢和金鸠山跳伞逃跑，被击毙于王店。但是，国民党崇德、桐乡两县县政府事先却毫无抗战准备，直到这时才慌忙建立防空协会、防空监视哨、防空警报台和抗敌后援会，组织演出《抗战》、《最后关头》和《打回老家去》等剧目，开展了一些抗日宣传。11月5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11月12日，上海失陷。崇德、桐乡两县就处于危急之中。但两县军政当局，不是共赴国难，守土抗战，而是贪生怕死，临阵脱逃。11月14日，崇德县县长刘平江带着家眷逃往浙南。11月17日，桐乡县县长张周汶又弃城出走，为日寇的入侵敞开了方便之门。一些汉奸、走狗还破门而出，引狼入室，给日寇的入侵提供条件，更加剧了崇德、桐乡的沦陷。11月19日，日寇从江苏平望侵入乌镇，兵不过一百多名，器不过刺刀步枪，一路上就毫无阻挡。11月23日，日寇从嘉兴出发，由水陆两路侵入濮院和石门。濮院镇商会就有人手持太阳旗“欢迎皇军”，小老板金启云还当了维持会长。国民党七十九师的一个连，在石门侯常桥顽强抵抗，百余官兵孤军奋战，全部壮烈阵亡。国民党员沈克明屈从日寇淫威，出面会话，充当了日寇的向导、翻译和维持会长。12月8日，日寇从嘉兴侵入梧桐，长驱37公里也不须付出战斗代价。劳瑞文、张盛之、李永豪还先后卑躬屈膝，担任维持会长。只有崇福镇，日寇以为尚有国民党驻军，比较重视。不仅从梧桐、石门和海宁长安调动四路部队，而且派出两架飞机作掩护，准备攻占，但是，国民党七十九师四七〇团三营却闻风而逃。营长郑宗罕听到风声，就慌忙带着部队沿运河塘撤到了永秀、义

马农村。12月23日，日寇炮击南门，火烧北门，已是一座空城。前后34天，日寇就轻而易举地占去了2座县城、3个大镇，并且把屠甸和洲泉两镇列入控制范围，不断进行“扫荡”。1941年7月15日，日寇侵占屠甸，只从海宁硤石派了一个名叫昆君的小队长，带20多名日军，用2只小汽艇送往屠甸。1943年5月19日，日寇侵占洲泉，虽然从崇福、石门、余杭、临平和德清新市四路，调动了300多名日伪军，但各路均无阻击。事后只留驻了小队长吉光宝登和100多名日伪军。崇福、桐乡两县的大好河山就这样白白陷于敌手；赤手空拳的老百姓就这样当了暗无天日、任人宰割的亡国奴，在日寇的铁蹄下，蒙受了长达8年的民族灾难。时至今日，如果已经不了解当时的情况的话，那末，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耻辱，这就是我们“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历史铁证！

二、日本侵略军在崇德、桐乡的法西斯暴行。

日本是一个带有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们发动的这场侵华战争，是企图在短期内达到完全征服中国的目的。因而表现了极端的疯狂性和野蛮性。先后侵占崇德的久井、柴桥、剑持、佐佐亚男和侵占桐乡的高乔、梅林、长谷川、小林等部队都分别在国民党崇德县农民银行和梧桐崇实小学设立队部，在城镇四周构筑碉堡，拉上铁丝网，设立岗哨、拼凑伪政权、建立联保制、强化法西斯统治机构，进行“扫荡”、“清乡”、“强化治安”，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对两县人民进行了残暴的蹂躏和奴役。

一是轰炸。从1937年11月6日日寇在金山卫登陆的第二天开始，到1939年冬季的两年时间里，日寇对梧桐、崇福、

乌镇、濮院、石门、屠甸、洲泉、大麻等8个镇的轰炸共达33次，平均每个镇被炸4次以上。日机在崇福镇一次投弹多达7枚。梧桐镇一次被炸毁民房多达几十间，石门被炸12次之多，其中一次轰炸时间长达2个多小时，被炸死群众100多人。把一个“鱼米之乡”，摧残得瓦砾成山，家破人亡，尸骨纵横，凄惨万状。

二是放火。日寇侵入到那里就放火烧到那里。凡是靠近铁路、公路、水路要道的村镇，基本上处处被烧。屠甸镇先后5次被烧，共被烧毁房屋2336间。一次，日寇在灵安镇和附近农村用火焰枪放火，徐家湾、朱家角、安全村、白墙里和赵家角等19个村庄成为火海，烧毁民房1036间。大麻、石门、炉头、新生等乡镇，都全镇全村或半镇半村地被烧成焦土。炉头镇被烧长达3天，新生乡的妙智、白旗漾、张家桥一带被烧成“沿塘三里白”、崇德、石门之间的运河沿岸，被烧成“沿河十里焦”。据1944年编的《浙西抗战史话》记载，被日寇烧毁的民房，崇德县有5794间，桐乡县有8174间，两县合计13968间，有72000多群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三是杀人。日本侵略军是一伙极端残忍的法西斯分子。他们在崇德、桐乡，使用了枪杀、戳杀、刀劈、活埋、喂狼狗、浇硝镪水、点“天灯”等野蛮残酷的手段来屠杀中国人民。在抗战期间，崇德、桐乡两县惨遭日寇杀害的军民共达2926人。梧桐镇抗日群众朱宝坤被日军抓住后，先用铅丝穿通舌头，吊在树上，敲打取乐，等到折磨得半死半活再加以杀害。日寇在崇福镇东门育婴堂旧基上，把抓住的抗日军民绑在短桩上作为靶子来打，没有打中或被打得半死的，被浇上硝镪水进行活埋。侵占濮院的日军竟把被俘的中国士兵挖出心肝，用荷叶包了，到北大有桥一家饭店炒人心下酒。灵安河南营染

店浜的一条水沟，被日寇杀死的群众多达 200 多人。1939 年 3 月 11 日，日寇 200 多名，在川岛带领下，从崇福到洲泉搞所谓武装宣传，把镇上近千人驱赶到马坟头草地上，架起机枪。查抓教师和抗日分子。放行时，青石乐家村出市农民徐阿二因为急于回家割羊草，抢前走得快了一点，川岛就拔出指挥刀劈下去，徐阿二被砍断半个头颈，滚到河滩上，川岛又提起手枪，“砰砰”两枪把他打死。7 月 15 日，日寇“扫荡”到双桥北面，抓到中国人就绑在桑树上活活刺死。周家庄一个小村，就有周应嘉等 7 个农民惨遭杀害。1943 年 1 月 28 日，日寇从江苏吴江“扫荡”到乌镇，挨家搜查，把抓住的 53 名乌镇人，用铁丝穿通手心连环绑缚。押到严墓后，刽子手八木留治郎竟然下令统统处死。日寇象虎狼一样刀劈枪刺，一只玉皇浜被填得血肉满岸，惨绝人寰，制造了震惊江浙的乌镇大屠杀事件。木匠胡茂生被戳未死，虎口余生回到乌镇，被称为“杀剩”，是这次惨案的见证人。

四是奸淫。日寇所到之处，除了杀人放火以外，还要敲门破户追捕所谓“花姑娘”，强奸、轮奸中国妇女，发泄兽性。有时五、六个日寇轮奸一名妇女，有的妻子遭强奸、丈夫被杀死，惨遭家破人亡。有 3 名从崇德出发一路捉鸡的日寇，到留良华光庙抓住姑嫂 2 人，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轮奸。新生陆家浜一名妇女被日寇抓到永新炮台里集体轮奸，糟蹋得昏死过去。如此兽行，八年之间不胜枚举。

五是拉伕。日寇为了扩大侵略的需要，还经常抓“苦力”，筑碉堡，修桥梁，送军粮、运军火，奴役中国人民。1941 年，日寇侵犯浙南时，在崇福镇抓了 100 多人，小到十几岁，大到六十几岁，编成队伍，戴上标记，分别押到长安、诸暨，强迫修铁路、搬食盐，不仅不给吃饱，而且还任意抽打、杀

戮。刘宝林、陆六斤等人均被活活折磨而死。1944年2月12日，有20多名日寇从斜桥开到屠甸，封锁四市，围抓青壮年做苦力。押到斜桥、笕桥和上海浦东的5名，白天服劳役，晚上关暗室，全被折磨而死，只有理发师陈阿三被押到日本富山县挑煤，才挨到抗战胜利，幸运回国。

与此同时，日寇还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推行奴化教育，毒化社会心理，竭力摧毁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把沦陷区殖民化。那时的老百姓覆盖于铁蹄之下，囹圄于刀丛之内，生命财产朝不保夕，天天提心吊胆，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崇德、桐乡两县乌天黑地，满目疮痍，笼罩了一片恐怖凄厉的气氛。如果不了解什么叫法西斯，那末日寇的暴行便是历史的事实；如果不知道什么叫亡国奴，那末这50年前的斑斑血泪便是老百姓的亲身经历。

三、共产党对桐乡抗日斗争的领导。

日军的侵略尽管气势汹汹，日寇的暴行虽然灭绝人性，但中国人民是不屈的人民。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举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力挽狂澜，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展开了全面抗战，先后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发表国共合作宣言，制订《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将红军改编为新四军、八路军，开赴前线，挺进敌后，驰骋疆场，浴血奋战。发挥了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中流砥柱作用。

崇德、桐乡两县在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建立的党组织，已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受到镇压，全面破坏。直至日寇入侵，两县都已没有党的组织。1938年3月以后，中共浙江临时省委、省委和浙西特委继续从机关、部队和浙南派

党员深入两县，先后建立起中共朱希、汪鹤松部队支部、特别支部，省政工二队特别支部，嘉崇桐工作委员会、《浙西导报》支部、特别支部、洲泉区委、濮院区委、民厚区委、桐乡县政府支部、县政工队支部等 22 个党组织。仅两年时间，两县的党员队伍就壮大到 103 名。为了抗日救国，两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遵照“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利用公开的合法身份，团结广大军民，与敌人展开尖锐复杂的斗争，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

（一）坚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推动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

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只有发动全民族起来抗战，才能取得胜利。两县的党组织建立以后，就认真贯彻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斗争做了大量工作。1940 年 2 月，省政工二队队长、中共特支书记姚旦进入崇德、桐乡境内后，分别在洲泉、屠甸设立工作组，组织 62 名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斗笠草履，穿越敌人封锁线，深入到农村、集镇，开展抗日宣传和抗战组织活动。广泛组织各界人民抗日反汪大同盟、创办工人俱乐部、工人业余夜校、妇女识字班、突击图书馆和青年歌咏队，大量书写“反对日本侵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口号，演唱《流亡三部曲》、《大刀进行曲》和《义勇军进行曲》，讲解《中国近百年史》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组织阅读和传播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著作，使沦陷区人民懂得了抗日自卫、把日寇赶出中国去的大道理，看到了抗战必胜的曙光，树立了抗战到底的信心和决心。不仅从精神上站了起来，而且涌现了一批抗日救国的先进分子，壮大了

党的队伍。1939年夏天迁驻洲泉镇北农村的《浙西导报》，在中共特支的领导下，书记陈才庸、社长吴梅和余天民、骆静婉、刘方公、倪嘉民、张纪斐、劳阿三等党员团结一致，顶住来自国民党内的反共逆流，在“灰色”的掩护下保持了红色的实质，刊登了《国共合作宣言》和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反汪大会上的讲话，报导了八路军、新四军的胜利消息。在艰苦的条件下，使每天的发行量达到1000多份，范围达到平湖、海宁、桐乡、崇德、吴兴、德清、武康等七县的城乡，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宣传、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战争。

（二）坚持进步，坚持团结，推动国民党地方政府一致抗日。

沦陷初期，崇德、桐乡两县的国民党政府溃散以后，经过整顿，成为流亡在农村的“挑担县政府”，分别流驻在洲泉和青北乡附近。中共党组织以坚持进步、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的原则，派党员进入国民党地方政府工作，推动了国民党地方政府的一致抗日。1940年3月，原吴兴县长超游击队司令李泉生来桐乡任县长时，中共浙西特委先后派党员杨建、孙从三、邓湘、施展、周政、吴林枫到桐乡县政府，分别担任庶务、监印文书、教育科督学、政工队队长、石泾区区长、指导员。中共嘉崇桐工委、中共县政府支部又发展桐乡县政工队队员朱文安、蔡行入党，增强了县区二级的抗日力量。1941年春，桐乡县县长肖石父在日伪“清乡”中被杀身亡，县政府内的顽固派投降派和日伪势力更加嚣张。担任县府主任秘书的鲍浙潮等三名共产党员，坚决顶住反共、投降势力的阻挠，坚持组织抗日自卫队，英勇打击敌伪力量，为国民党桐乡县政府夺回了11个乡政权。

（三）坚持为民除害，惩办汉奸特务，打击敌伪势力。

沦陷期间，一些民族败类卖国求荣，为虎作伥、依仗日寇势力耀武扬威，欺压百姓，破坏抗日，群众最为痛恨。两县党组织坚持依靠群众，对汉奸、特务的活动进行了坚决打击。1940年，一个经过化装的日伪特务，行踪鬼祟，来洲泉镇刺探情况；还有一名伪军来青石南泉村敲榨勒索，强奸妇女，省政工二队队员、共产党员孙宁得到群众举报，先后都带领队员捉拿归案，分别在洲泉和青石西头陀庵执行枪决。屠甸镇的一名维持会长作恶多端，民愤极大。1940年6月，石泾区指导员、共产党员邓湘，与省政工二队队员、共产党员王亨钧，经过周密部署，对他采取奇袭住宅的方式，逮捕归案，并且张贴标语布告，召开公判大会，组织各界代表发言声讨，进行了公开镇压。濮院镇有个国民党嘉兴县西部情报站站长，充当汉奸，为非作歹，被群众称为“尖刀三少爷”。中共濮院支部书记陈慕天，带领一批共产党员，星夜袭击，出其不意地将他从鸦片榻上抓出来，实行了就地正法。经过打击，伸张了正义，大灭了汉奸特务的威风，大长了抗日人民的志气，遏制了敌伪势力的肆意横行。

（四）坚持武装斗争，支持国民党爱国部队对日作战。

武装斗争是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根本途径。崇德、桐乡两县的党组织在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斗争中，认真贯彻了武装斗争的思想。围绕武装斗争主战场，努力维护沦陷区的交通线，积极输送情报，保护我党军政领导的来往安全，输送干部战士充实新四军力量，支援了前线作战。中共洲泉区委输送到苏南根据地党员王金林，先后担任了太滬地委的通讯班长和武南县短枪队队长；中共濮院区委输送到新四军的陈慕天，担任了连指导员。在本县境内，积极支持了国民党爱国部队的作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朱希汪鹤松部队的支持。朱汪部

队是以淞沪战役以后撤退到皖南的国民党陆军十三师为基础整编起来的抗日游击队。司令朱希、副司令汪鹤松都是受过训练的爱国军人。他们从1938年初开始东进，穿过京杭国道，在武康三桥埠、吴兴练市，一路重创日军，收复乌镇，建立了根据地，表现了较高的抗日积极性和较强的战斗力。为了支持朱汪部队的对日作战，中共浙江临时省委派徐洁身、贺千伏、徐由整等共产党员进入部队参谋处，建立中共支部，与朱汪合作，在部队设立政治部，开展政治宣传和群众工作，整顿部队纪律，加强军事训练。经过徐由整两次去皖南新四军军部面见副军长项英和参谋长张云逸，新四军派共产党员周达明来朱汪部队担任了参谋处主任，又从朱汪部队中选调周蔚昌、李亚渔、姚文冰、李庆奎、沈世钧等10名官兵去皖南接受了新四军的培训。1939年5月，在中共朱汪部队特支的推动下，又改政治部为政训处，设立营连指导员，强化了政治工作。使朱汪部队形成了一支具有较高军政素质，较强战斗力的抗日游击队。

值得指出的是：那时候，两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身份是不公开的。开展抗日斗争，一无活动经费，二无物质供给，条件十分艰苦。王金林去苏南根据地以后，母亲生活困难。他因公途经崇福，只在家中住宿一夜，心中难过，但又无力供养，无奈买来两只番薯放在母亲枕边，挥泪而别。他在部队中，也是餐风露宿，日夜战斗，由于得病缺医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洲泉区委的周友章，因为深入敌伪虎穴，受到抓捕，被迫转移到苏北。一去七八年，家中生活无着，全靠党员间以朋友身份接济过活。姚旦转移去苏南时，妻子叶纲身患严重肾病，送到苏州时，担心行动不便，连累革命，瞒着丈夫在旅馆里服安眠药自杀，慷慨悲壮，寒如易水。那时候，面